

## 论以色列基布兹社会主义的理念危机及其当代批判<sup>\*</sup>

李勇 薛丽<sup>\*\*</sup>

**【摘要】**以色列的基布兹运动是指犹太移民从1909年开始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具体的集体农庄的社会主义运动。基布兹在共有、劳动、平等、共产主义教育等理念体系的指导下得以建立与发展,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基布兹陷入了危机;与基布兹危机相伴随的是基布兹理念体系也遭到质疑与攻击。面对危机,基布兹在展开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展开了以重塑传统理念为核心的针对理念危机的改革;但这种重塑是一种被动性的重塑,本质上是对断裂的现实与传统进行连接与妥协的尝试,而非着眼于现实与未来发展的先导性的理念重塑。从目前的效果看,这种重塑取得的成就也是喜忧参半。

**【关键字】**基布兹;公共理念;劳动理念;现代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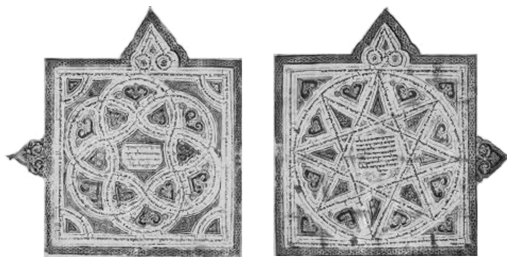
“基布兹”又被称为社会主义农庄,是以色列特有的一种社区组织模式,至今已有110年的历史。早期的基布兹具有公有制性质和社会主义特色,主要表现在社区成员在平等与自愿的原则下共同参与义务性劳动,实行财产和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及按需分配制度等。基布兹运动的初衷旨在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以色列国。基布兹为以色列国的建立与建国后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基布兹也被誉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社会主义细胞<sup>①</sup>、人类历史上一场尚未

---

\* 本文是2021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以色列基布兹社会主义的实践与理论研究”(21YJC710014)的阶段成果。

\*\* 李勇,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暨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研究员;薛丽,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系硕士研究生。

① 林建 Lin Jian,《资本主义中的“社会主义细胞”》[The Socialist Cells in Capitalism],于《科学社会主义》[Scientific Socialism],2006年第5期[2006, Issue 5],121。



失败的共产主义实验<sup>①</sup>。

## 一、基布兹社会主义的早期成就

1910年初,几名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欧洲犹太青年在约旦河谷南部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基布兹,名为德加尼亚,希伯来语意为“粮食产地”。该基布兹最初只有7名成员,内部实行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制、按需分配、直接民主制度等。他们集体劳动、集体生活、集体拥有财产并保卫自己的安全,一起描绘他们的社会蓝图<sup>②</sup>。这些人坚信自己的实践正在为一个基于合作、平等和共有生活的,崭新的犹太社会奠定基础。1910年后,陆续有上百个基布兹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史称“基布兹运动”。德加尼亚基布兹的基本原则被后来的基布兹继承并发展。基布兹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色列独立战争、20世纪80年代以色列的经济危机、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等诸多挑战,但基布兹在这些挑战面前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社会主义实践的优越性。目前,以色列有274个基布兹,总人口约14万。根据基布兹在规模、组织模式等方面的特征,大致可以将110多年的基布兹发展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初步探索时期(1909—1920年),主要表现为小型基布兹的建立。自1910年第一个基布兹建成后的4年间,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地区很快建立了6个小型基布兹。第二阶段为大型基布兹建设时期(1920—1947年)。随着《贝尔福宣言》的发表,大批犹太移民涌入巴勒斯坦,形成了第三次犹太移民高潮。在此期间,第一个大型基布兹得以建立。截至1947年,巴勒斯坦地区已建立基布兹147个。第三阶段为从分散到联合时期(1948—1985年)。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百废待兴,需要集中力量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基布兹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从分散逐渐走向联合。1963年,全国性的基布兹运动联盟得以成立。第四阶段为改革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20世纪80年代,在以色列国内经济危机以及基布兹原有体制弊端的双重影响下,基布兹陷入了严重的发展危机。1985年,全国性的基布兹运动联盟分裂为三个基布兹联盟,基布兹自此进入了漫长的改革期。<sup>③</sup>时至今日,基布兹依然享有“国之基石”的美誉。

<sup>①</sup> Martin Buber, *Paths in Utopia*, trans. R. F. C. Hull (Boston: Beacon Press, 1958), 139.

<sup>②</sup> Stephen Charles Mott, “The Kibbutz’s Adjustment to Industrialization and Ideological Decline: Alternatives for Economic Organization,” *The Journal of Religious Ethics*, 19.1(1991):86.

<sup>③</sup> 李勇 Li Yong,《论以色列基布兹运动的兴起与当代改革》[On the Rise and Modern Reform of Israeli Kibbutz Movement],收录于《犹太研究》(第15辑)[*Jewish Studies*(15)],傅有德 Fu Youde 主编,(济南[Jinan]:山东大学出版社[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2018),128—130。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8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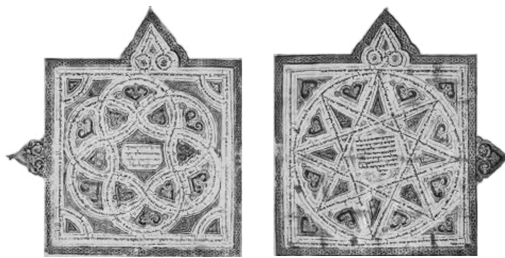
在经济上,基布兹在十分贫瘠的土地上创造了“奇迹”。现今,基布兹以占以色列3%的人口和36%的耕地,创造了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42%的工业产值,为国家提供了50%的小麦、56%的牛肉、82%的棉花、98.8%的鱼类、51.3%牛奶;农产品出口占全国的43%,工业出口总值占以色列工业出口总值的9%;基布兹经营的行业包括农业、工业、手工制造业、珠宝业、教育行业、电子行业等。基布兹农业创造了“滴灌”技术,历史性地解决了以色列的节水与浇灌难题。基布兹的经济地位在以色列举足轻重。

在政治上,基布兹为以色列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基布兹为以色列建国提供了必要的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基布兹运动使犹太复国主义的实现成为可能。早期基布兹的建立吸引了世界各地犹太人到巴勒斯坦地区定居,使其成为最大的犹太人聚集地。由于战争和压迫,犹太人分散在世界各地,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明确的目标。基布兹开拓者赤手空拳地到荒芜之地进行土地开垦。在经过不断的努力和尝试后,建立了基布兹——犹太人的新家园,使犹太人的大规模聚集成为可能。基布兹的建立使得犹太复国主义不再是空中楼阁,而变成了一种现实可能。

在文化上,基布兹社会主义的实践历史成了以色列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基布兹是艺术创造的源泉。基布兹艺术家以社区生活为主题,创造了一系列作品,涉及文学、艺术、民族歌舞等领域。基布兹文化的最典型体现是成员的日常对话,甚至他们的新床单、墙、报纸上印的都是希伯来语,居民的日常对话成为璀璨的文学作品素材。基布兹文化的另一体现是民族节日,传统的犹太年会、节假日和周年庆典等活动成为基布兹独特的文化特征。另外,基布兹的独特价值观和组织原则也是以色列对外文化传播的一大亮点。

此外,以色列政治、教育、国防等领域中的许多精英人物都出身基布兹。自1948年建国以来至少有4位总理来自基布兹,如本-古里安、摩西·夏里特、莱维·艾希科尔和果尔达·梅厄。以色列精英人物中有相当多的人要么出生于基布兹,要么生活在基布兹。在工党执政的29年中,其内阁成员约有1/3来自基布兹。以色列国防军中有许多高级将领原本也是基布兹成员,如曾任国防军总参谋长和国防部长的摩西·达扬就出生于以色列的第一个基布兹。在1967年的“六五战争”中,以色列有30%的空军驾驶员和近1/4的陆军军官是基布兹成员。在这场战争中,以军阵亡778人,其中200人也都来自基布兹。基布兹培育出的优秀人才为以色列建国、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基布兹社会主义实践在当时表现出来的生命力与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优越性来源于基布兹的社会主义生产模式、分配原则、民主制度、技术创新等多个层面,而贯穿于所有这些层面的是其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理念。一个显而



易见的事实是,基布兹的理念先于基布兹的产生,并且犹太先驱正是依据其系统化或半体系化的社会主义复国主义理念来建立与发展基布兹的。

## 二、基布兹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

基布兹是实体化的社会经济政治组织,它的建立与发展必须在某种系统化的理念、愿望或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由于基布兹社区的分散性、具体实践的差异性、单个基布兹的规模限制等因素的影响,基布兹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但是,纵观基布兹的发展史,几乎所有基布兹都遵循下述社会主义理念。

### (一) 共有理念

共有理念由如下三个方面组成。首先,自愿原则是共有理念的基础。<sup>①</sup> 基布兹首先是一个自愿性组织,有明确的组织形式,有共同目标和任务,成员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相应地,基布兹为其成员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保障,包括健康、安全、教育、住房、休闲和福利等所有领域。其次是,集体主义共有理念的本质诉求。<sup>②</sup> 作为基布兹最高利益的集体主义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集体生活制度。由于早期基布兹存在资源不足的问题,集体生活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集中和使用。基布兹成员白天在公共食堂吃饭,晚上则自愿待在一起分享一天的收获和情感,这种情感的分享被认为是集体生活非常重要的一环。成员劳动所得的大部分用于公共生活和开销。二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男女成员都要从事直接劳作。出于对男女性别差异的考虑,组织安排大部分男性从事体力劳动,多数女性则从事儿童照顾、卫生医疗等服务性工作。最后,民主集中原则是共有理念的现实表现。基布兹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决策制,每个人都有权利参与公共事务。基布兹通常每周召开全体成员大会,基布兹的日常事务由全体大会选出的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委员会下辖生产计划、文教、劳动、财务、卫生体育、住房等若干专门委员会。如果遇到问题,先由专门委员会进行初步表决,然后将讨论决定交由成员代表大会最终表决。遇到比较重大的事务,简单多数票还不够,须有 2/3 或 4/5 的通过率才行。

<sup>①</sup> Constance Smith and Anne Freedma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Perspective on the Litera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133.

<sup>②</sup> 陈艳艳 Chen Yanyan, 薛丽 Xue Li,《以色列的基布兹社会主义实验》[Israeli Kibbutz Socialist Experiment], 于《中国社会科学报》[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8年1月23日[23rd January, 2018]。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8辑

## (二) 劳动理念<sup>①</sup>

在基布兹里,劳动不仅为社区未来提供可持续的物质条件,更重要的在于它是一种共同价值的表述,“一个有共同信念的集体只能在集体劳动中才能真正存在”<sup>②</sup>。“劳动”不仅是基布兹集体主义教育的关键载体,更是基布兹社会认可的核心价值。<sup>③</sup>基布兹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各种协作的、创造性的具体劳动的集合。“劳动”作为一个中心概念,包含了各种形式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基布兹中公社式的生活并非共产主义的目的与终点,它只是为达到共同目的所做的努力,是一种最为有效的方式。在基布兹中,劳动是“生活的真实,所有的逻辑,所有的绝对公正,所有美好与崇高的东西;所有这些才能使每个人享有平等。为了创造而共同使用人力,这并非出于饥饿与奴役,乃是出于自由意志;它是人内心深处的呼唤,是一首灵魂之歌”<sup>④</sup>。正如早期基布兹创始人所表达的那样:我们“每日的各项劳动是社区成员生活的中心,也是个人灵性的表达。我们将我们的灵魂投入这些事情,就像作家与艺术家将他们的灵魂投在他们的作品中一样。我们没有别种生活,我们也不想要其他的生活”<sup>⑤</sup>。不难看出,在基布兹中,劳动不仅被看作一项社会必须性行为,也被视为道德崇高的行为;它是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情感价值的表达<sup>⑥</sup>;它连接社区中的“你”和“我”,既是社区的一种理念,也是实现其他理念的手段。

## (三) 平等理念

基布兹的平等理念既是社会主义实践的内在要求,也是犹太民族大流散历史的必然要求。首先,基布兹反对一切形式化的“机械式的平等”或“数字上的平等”。用本-古利安的话来说“(基布兹里的)平等是根据每个人的需要给予,又根据每个人的能力索取”<sup>⑦</sup>。这种平等观的内核在于其“双向性”与“整体性”。“双

① 黄福武 Huang Fuwu,《现实中的神话——以色列基布兹现象浅析》[Myths in Reality: An Analysis of the Israeli Kibbutz Phenomenon],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Modern Global Socialist Problems],2006年第3期[2006, Issue 3],71。

② Martin Buber, *Paths in Utopia*, 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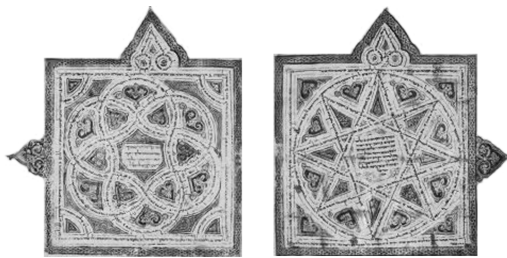
③ 王太文 Wang Taiwen,《以色列基布兹:乡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的极致演绎》[Israeli Kibbutz: The Ultimate Interpretation of a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Cooperative],于《浙江农业科学》[Journal of Zhejiang Agricultural Sciences],2020年第7期,[2020, Issue 7],1277。

④ Shlomo Lavi, *Four Years (Mibifnim 17, 1925)*, 336.

⑤ Shmuel Dayan, *Degania at Its Half Jubilee* (Tel Aviv: Stiebel, 1935), 100.

⑥ Muki Tsur, “The Intimate Kibbutz,” in *Kibbutz: An Alternative Lifestyle*, eds. David Leichman and Idit Paz (Ramat Efal: Yad Tabenkin, 1997), 12.

⑦ 1960年,本-古利安在以色列第一个基布兹德加尼亚成立5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一段讲话,其中对基布兹的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原则进行了界定。1961年3月,那次讲话得到扩充整理后出版。



向性”指集体与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真正相遇”，相互关系与责任上的平等；“整体性”则表现为个人与集体作为统一的“一”而存在，同时集体的“一”融入个人中，个人的“一”也融入集体之中。<sup>①</sup> 基布兹倡导的这种平等观成了基布兹理论与意识形态中的核心概念<sup>②</sup>，得到社区成员的普遍赞同和接受，并真正内含于“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制度之中。其次，大流散的历史让犹太人饱受歧视、驱逐和屠杀的苦难。社会主义复国主义的犹太先驱认为，犹太复国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实行全部犹太人的平等。这种理念作为最基本的建设理念被带到了基布兹的建设与发展中。平等是每个基布兹人的心声，也是他们的行为准则；他们需要在集体中平等地使用权利，平等地履行义务。这种极强的平等原则让基布兹在以色列建国前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也让基布兹成为犹太移民最为向往的定居点。

#### （四）共产主义的养育理念<sup>③</sup>

基布兹创立不久，下一代子女的养育就成了最紧要的问题。经过全面考量，基布兹人决定用共产主义方式来养育后代。共产主义的养育理念与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基布兹强调家庭的功能。家庭是“小堡垒”，它是应对逆境的盔甲，被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的生活方式锤炼成型，其功能是增加儿童数量，保证犹太血缘传统和文化的延续。从功能上来说，家庭的存在能源源不断地提供劳动力。另一方面，发挥集体主义养育方式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集体照顾指由基布兹组织负责建立统一的儿童照顾中心，负责社区内儿童的生活照顾、学习、性格培养等多种任务。基布兹成立初期采用家庭照顾理念，但随着现实状况的改变，逐渐从家庭照顾过渡到集体照顾。基布兹人选择共产主义教养方式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出于现实的考量，把孩子集中在一起养育比单独照顾更具可行性。基布兹的共同劳动理念要求妇女也要参加生产活动，这样养育下一代的任务只能由集体来负责。另外，基布兹建设初期，敌视他们的阿拉伯“邻居”让基布兹不得不将每一位成年劳动力投入生产与防御。二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基布兹社会主义的实践与理念需要后代来传承与发展，集体教养更利于社会主义实践与理念的传递。

基布兹社会主义实践的四大理念体系涵盖了其组织与生产原则、分配方式

<sup>①</sup> Shalom Lilker, “Martin Buber and the Kibbutz,” in *Kibbutz: An Alternative Lifestyle*, 76-78.

<sup>②</sup> Shimon Shur, “The Evolution of the Idea of Equality in the Kibbutz Movement,” *Hakibbutz* 9-10(1983/4): 162.

<sup>③</sup> Stanley Diamond, *Kibbutz and Shtetl: The History of an Ide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87-89.

与社会主义实践接班人的培养等领域。<sup>①</sup> 每一个理念体系又包括其他具体理念,如劳动理念体系下有创新与生态理念。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与社会危机以及新技术革命的到来,让基布兹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危机,这些理念体系在新形势下的具体实践过程中,也无一例外地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与质疑。

### 三、基布兹社会主义的理念危机

20世纪80年代,在以色列国内经济危机与生产转型滞后等多重因素的攻击下,基布兹遭遇了一场空前的发展危机,具体表现为劳动力流失、生产效率下降、债台高筑、组织成员生活水平下降等。这场经济危机也是一场基布兹理念危机,并且理念危机的持续时间要长于经济危机,某些理念危机早于经济危机爆发,有些理念危机则伴随改革的开展而产生。“传统基布兹模式高扬集体主义旗帜、抑制个性发展、消除劳动分工、追求绝对平等和社团和谐的原则,在长期历史实践的检验中,越来越与复杂的社会现实、人性自利的动机和追求个性表现自由的趋势相悖。”<sup>②</sup>相较于数据上显示的经济危机,基布兹理念上的危机更为复杂、持续时间也 longer,改革的难度和效果也更难掌握。

#### (一) 共有理念的衰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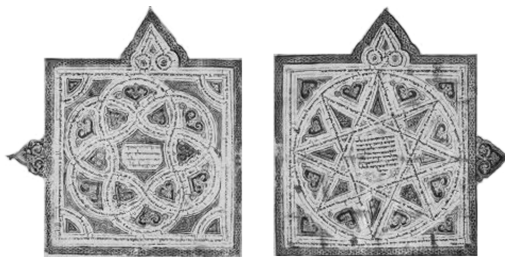
在基布兹建立初期,共有理念是基布兹最重要的基础理念。这一理念在保证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充分调动成员的积极性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西方个人主义思潮的传入,共有理念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首先,自愿原则衰落。基布兹建立初期,基布兹人在自愿原则指导下,自愿

---

<sup>①</sup> 有学者从社会学角度进行考察,认为以色列基布兹实际得以运行,依靠的是七大原则或手段。一是自愿原则:加入基布兹的劳动或离开都出自一种自我意识选择。二是财产共有原则:所有财产由社区组织统一管理,所有财产的法定拥有者是集体,而非个人,个人无财产拥有权。三是强制劳作原则:每个人都必须参与体力劳动,尤其是农业生产劳动。四是劳动独享原则:劳动只能由社区成员来完成,禁止社区外界人士参与社区劳动活动。五是自我管理原则:社区的所有管理组织活动都由社区成员自己完成。六是直接民主原则:每个成员都参与的投票,是社区的最高立法与执行权威。七是公有制教育与孩子抚养原则:社区负担下一代的教育与抚养责任,而社区教育的一个责任在于培育下一代集体主义生活方式。这些原则大部分延续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叶。随着80年代的经济与社会危机以及新技术革命的到来,这七大原则都得到相应的调整与修改。参见:Michael Harris, "The Kibbutz: Uncovering the Utopian Dimension," *Utopian Studies* 10.1(1999): 122。

<sup>②</sup> 丛日云 Cong Riyun, 马涛 Ma Tao,《对以色列基布兹模式的历史考察及思考》[A Histo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Israeli Kibbutz Model and Reflections],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Modern World and Socialism],2020年第2期[2020, Issue 2],75。



加入组织,接受规定的责任和义务,共同劳动,共享成果。基布兹为成员提供生活所需的一切物品,个人自愿接受组织的分配。<sup>①</sup> 第二代成员出生在基布兹又有极大可能会自愿留在这里,因为个人从出生到去世的一切都由基布兹满足,而且他们从小接受的就是基布兹共产主义教育。如果离开基布兹,他们对外面的世界充满恐惧和未知。20世纪70—80年代西方个人主义在以色列盛行,加之80年代开始的基布兹改革,导致了自愿原则的危机。一方面,个人需求由早期的依赖集体组织,转变为通过自身来满足。这种改变影响了自愿原则的继续存在,影响了成员维护基布兹和为组织做贡献的意愿。曾经由坚持自愿原则的人负责的岗位,现在只能由给薪工作者来承担。曾经部门经理的位置都是成员自愿承担,但是现在必须基于经济奖励才能实现。这意味着成员对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降低。另一方面,成员的需求和选择意愿越来越多,很多年轻成员倾向于其他生活方式,反对基布兹的自愿原则。21世纪初期,一部分基布兹成员陆续定居国外,他们把基布兹看作高压社会,过时的、没有公众声望和地位的社会等。自愿原则的衰落使基布兹出现人员流失,并且对外界的吸引力下降,这给基布兹的改革与发展带来了不确定因素。

其次,财产集体所有制及其价值观衰落。财产集体所有制的衰落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集体共担责任价值观的衰退。基布兹免费为其成员提供家电、食物、教育、医疗等各方面的服务,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基布兹的财政压力加大。个体对这种集体分配方式产生了质疑,认为在这种体系中,共担责任是体制化的,消费较少资源的成员实际上补贴了消费较多的成员。这种质疑代表集体价值观的衰退。第二,由于共担责任价值观的衰落,大约有1/4的基布兹决定把房屋所有权从基布兹转到个人名下,使之成为可继承的财产,以此满足成员的个人需求。第三,这种改变使得企业在用人与分配方面产生了重大变革,这些变革又加剧了集体价值观的衰退。70%的基布兹工厂和40%的农业部门都由受薪董事会经营,而董事会成员部分是非基布兹成员。40%的基布兹雇用私营团体来管理工厂,60%的基布兹雇用非基布兹成员作为企业管理者。一些基布兹开始雇用基布兹成员作为管理者,这些基布兹成员已经终止了他们的强制性轮换制度,开始依据个人能力说话。基布兹曾经遵循“一切劳动价值同等”的原则,即不管成员的职业是什么,他们所得的工资和个人消费津贴都是一样的。然而,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个人意识的增强,基布兹开始奉行“按贡献比例补偿”原则,很多基布兹开始实行“有差别的奖励”工资机制。根据这些原则,成员的消费津贴是根据他们在自由劳动市场获得的工资而定,而

<sup>①</sup> Nir Tsuk,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Kibbutz*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2000), 22.

不是所有人享有平均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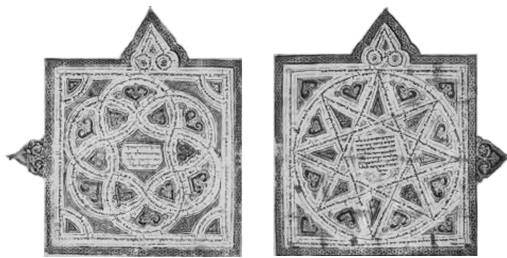
最后,集体主义道德观衰落。集体主义道德观是基布兹文化的重要价值观,简单来说,就是个体之间、集体与个体之间的“友爱”,也是基布兹的主要意识形态。<sup>①</sup>在危机与改革时代,集体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与日益个体化的现代社会发展趋势之间的矛盾激化<sup>②</sup>;继而集体主义道德观遭到了全方位的冲击。这种道德观主要基于四条原则,在基布兹改革过程中,这四条原则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质疑与抛弃。一是“共同责任”原则。例如:如果某个成员有很多孩子,那么该成员的消费津贴就比其他人多;如果该成员要求特殊的食物,公共食堂也需要满足这种需求等。简单来说,基于这个原则,基布兹的资源将根据“从依靠个人能力,到依靠个人需求”的原则进行分配。在财政危机与改革背景下,“共同责任”遭到了事实性的抛弃。二是集体利益优先原则,即当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集体利益应该居于首位。例如在1960年,如果某个基布兹成员无法完成农业收割任务,那么其他基布兹成员应根据计划优先帮助其完成这项收割工作。但是在改革后的基布兹中,个体价值观盛行,个人利益得到更多保护的同时,集体利益被进一步弱化。三是集体的决定是合理的决定原则。传统基布兹中,由全体会议所做的决定不仅影响整个基布兹,而且对每个成员都产生影响。改革后的基布兹将一些原先由基布兹承担的责任下放到个人或家庭,以此调动个人积极性。于是,集体所做的决定不再能影响每个人,成员需要自己对所负担的责任做出决定。四是情感共享原则。在传统基布兹中,基布兹通过鼓励成员自由地表达情感体验来提高集体凝聚力,强调集体情绪体验的表达。但是,现代基布兹成员更倾向于自己支配娱乐时间,注重隐私与自我保护,没有人愿意和一群人待在一起分享自己的情感和经历。这在基布兹年轻一代中更为明显,年轻成员不愿意被集体限制,渴望支配自己的时间和空间。

## (二)完全平等理念遭到质疑

在传统基布兹文化中,平等是最重要的价值。这种平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经济上的平等。集体所有制经济下的个人不仅在土地、房屋等生产资料上享有平等权利,甚至在牙刷、梳子等私人物品之外的消费物品上也享有平等权。生活消费品依靠平均分配制度进行分发,基布兹的所有成员,不管其工作

<sup>①</sup> Melford E. Spiro, "Utopia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Kibbutz and Its Historical Vicissitude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6 (2004): 558.

<sup>②</sup> 丛日云 Cong Riyun, 马涛 Ma Tao, 《对以色列基布兹模式的历史考察及思考》[A Histo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Israeli Kibbutz Model and Reflections], 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Modern World and Socialism], 2020年第2期[2020, Issue 2], 73。



领域,也不管他们的工作在技能、责任、生产效率上存在什么差异,每个人所得的消费津贴都是相同的。这种制度曾令经济学家感到十分困惑,因为在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奖励是工作的主要动机。其能够在基布兹中得以施行,是因为彼时基布兹成员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他们坚持集体利益取决于每个成员的努力。<sup>①</sup>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越来越多的基布兹成员不愿为了集体利益忽视自身需求,对组织的无私奉献只存在于第一代和部分第二代基布兹成员身上。年轻基布兹成员更加重视自身发展需求,追求经济奖励。

其次,基布兹强调每个个体社会地位平等的价值观。基布兹如果不能完全阻止社会分层,这个团体就会消亡。因此,在基布兹理论和实践中,所有成员的社会地位都是平等的。但随着危机的爆发与改革的推进,基布兹外的社会阶层分化越来越明显,个人社会地位开始影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外界的现实与看法对基布兹成员的影响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成员开始关注社会地位对自己以及下一代发展的影响。

### (三) 养育理念的转变

在基布兹发展早期,为了增加劳动力数量与传递基布兹理念,对于儿童必须采用集体教养的方式,即设立儿童教养中心,由基布兹培育的专业人员来照顾。父母白天将儿童送往儿童照顾中心,等到晚上再把孩子接回家。有些基布兹规定父母每天只被允许和自己的孩子相处一至两个小时。这种集体教养方式对早期基布兹的发展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随着基布兹以及以色列社会的发展,集体教养儿童的必要性丧失了。一方面,基布兹的生产资料不断增加,这已经彻底改变了过去基布兹成员为了工作而无法照顾儿童的状况。另一方面,基布兹的劳动制度越来越规范,劳动时间设置更加合理,父母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和照顾儿童。对基布兹儿童的养育方式出现由集体照顾向家庭照顾转变的趋势。此外,父母的观念也发生了改变。在过去集体生活时代,为了集体利益,基布兹成员可以无条件地接受集体的安排和号召。随着基布兹改革的不断推进、现代儿童教育学与心理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父母坚持家庭照顾理念,开始强调家庭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至关重要性,认为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开端,是人格培育和发展的起源。在现代的基布兹中,已经基本找不到传统的集体教养模式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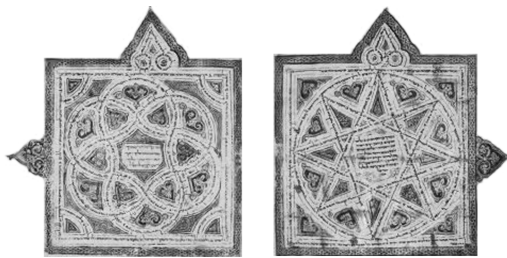
<sup>①</sup> Melford E. Spiro, "Utopia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Kibbutz and Its Historical Vicissitudes," 557-558.

#### 四、理念危机的改革与批判

在出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发展危机后,基布兹随即在职业结构、所有制结构、个人分配制度、管理模式、雇佣结构等多方面进行了改革,多元化的基布兹发展成为现实。基布兹的经济改革让濒临破产的基布兹重获生机。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危机的度过只是经济和政治上的,即作为整体的基布兹经济再次实现正增长,并且以色列政府也无法取消作为社会主义特殊存在的基布兹,从而将其变为一个个普通的公民社区,虽然这种呼声在以色列政府官员和普通市民那里时有出现。虽然经济与政治上的危机已经解除,但是改革引入的侵蚀其传统的基本价值的举措所带来的理念与文化危机依然存在,并且成了 21 世纪以来基布兹发展的最主要矛盾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与政治改革进一步加剧了基布兹原有的理念危机。截至 2010 年,大约有 2/3 的基布兹参与了私有化或者私营化的改革行动,通过给自己贴上“差异化”或“新型”基布兹的标签,使自己的改革合法化;另外 1/3 则是“集体主义”或传统类型的基布兹。<sup>①</sup> 一些基布兹甚至将房屋的所有权转让给他们的成员,一些人现在正在考虑将基布兹的财产分割给成员。人们往往把这种非同寻常的变化称为基布兹理念的消亡。“基布兹已死”在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的以色列社会成了一种普遍认识,这种“死亡”并非经济或者社会存在方面的死亡,而是指原有的集体主义理念的死亡。

面对原有的理念危机以及改革进一步加剧的理念危机,基布兹对此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改革。第一,针对自愿原则的衰落,基布兹进行了改革。首先,调动和发挥老一辈成员对年轻成员的影响,增强年轻成员对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其次,提高对成员的服务质量和水平,放宽定居标准,在自愿原则下吸引更多移民。第二,针对集体观念的衰落,基布兹的改革措施主要有:首先,将部分资产划归个人,但大部分财产依然由集体掌控,个人的生产与分配依然在集体中进行;其次,在实施“按贡献比例补偿”分配的同时,实施新的社会保障制度来控制“有差别的奖励”工资结构造成的社会与成员“分层”。第三,基布兹还主动改革绝对平等制度,承认绝对平等理念的衰落是时代的新要求:一方面,承认个人经济上的需求,不再坚持所有资产和分配完全平等的理念;另一方面,强调劳动的重要性,坚决维护成员社会地位的绝对平等。但是“很多以色列人认为,新型基布兹允许成员收入存在差异,已经失去了维护社会平等的职能,与其他社区没有区

<sup>①</sup> Michal Palgi and Shulamit Reinharz, eds. *One Hundred Years of Kibbutz Life: A Century of Crises and Reinvention*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14), 7.



别,不应该再享受与其相关的优待,尤其是廉价土地”<sup>①</sup>。第四,随着时代发展,基布兹儿童教养理念发生了很大转变,集体照顾不再被视为儿童教养的唯一方式,成员强调家庭照顾在儿童成长和人格塑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强调集体教育对儿童社会化成长的影响。第五,随着强意识形态教育的日益受阻,基布兹的教育系统开始以价值认同教育替代原有的强意识形态教育。第六,基布兹的文化重塑。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布兹经历了重大变革,基布兹人需要寻找基布兹社会主义新的意义,即对基布兹的重新定义,给予历史与现实合理的有效解释。面对这种现实的迫切需要,21世纪以来的基布兹展开了一项系统性的文化转向工程。需要指出的是,与西方其他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转向相比,基布兹的文化转向既是一种研究和理论的转向,更是一种生产与社会实践维度的文化转向。总的来说,基布兹的文化转向走了一条从社会主义实践与历史的文化阐释到社会主义文化遗产的保护,再到基布兹社会主义文化旅游产业的开发的道路。

但是,理念或意识形态上的改革要比经济层面的改革困难得多,改革效果也不如经济改革那么“立竿见影”。改革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巩固了经济和政治改革在当下取得的成果,但是这次针对理念危机进行的改革及其采取的措施并未从根本上扭转这场危机,并且为基布兹社会主义未来的发展埋下了隐患。首先,多元化与个性化已经成了今日基布兹最显在的特质,多种意识形态在基布兹内存在,人们很难发现一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所有基布兹中处于统治地位。其次,经过21世纪文化转型,以色列性与犹太性成了基布兹人最重要的特征,但是集体主义与社会主义文化一直未能取得应有的位置。以色列海法大学基布兹与合作理念研究中心主持过一项研究,其成员将基布兹受访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连续统一体中的自我定位与向以色列有代表性的犹太人口提出的相同问题的答案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55%的受访基布兹成员将自己定义为社会主义者,而一般样本为25%;13%的基布兹成员将自己定义为资本主义者,而一般样本为31%。<sup>②</sup>造成这种喜忧参半的改革效果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是先导性理念缺失。这种缺失体现在先导性发展理念与改革理念的缺失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换言

<sup>①</sup> 刘铁柱 Liu Tiezhu, 苑鹏 Yuan Peng,《以色列集体村社制度基布兹的“私有化”改革及其启示》[The “Privatization” Reform of Kibbutzim in the Israeli Collective Village System and Its Implications], 于《农业现代化研究》[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Research], 2021 第一期[2020, No. 1], 7。

<sup>②</sup> Menahem Rosner and Shlomo Getz, “Undergoing Change Recent Publications on the Israeli Kibbutz,”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21.6 (2006): 810.

# JEWISH STUD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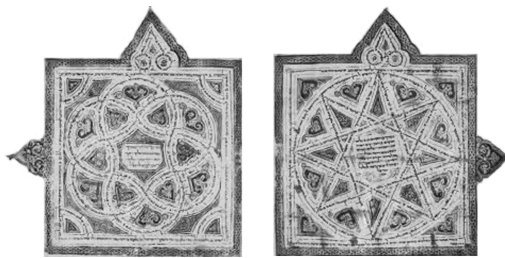
犹太研究

第18辑

之,先导性理念是一种对现实与未来的连接,是现实分析基础上对未来的总规划与总布局。但是综观基布兹应对理念危机的改革以及 21 世纪的文化转向,它们都属于一种被动式的理念重塑:前者是面对危机被动做出的应对之举,后者则更多地发挥了一种对改变了的现实的解释功能。因此,当代基布兹被动式的理念重塑可以看作基布兹成员在断裂的传统与现实之间进行的一种连接尝试,也可以说是对环境的一种妥协。这种先导性理念与被动性理念的差异也造成了以色列基布兹社会主义实践在 20 世纪上半叶与 21 世纪所取得的成就有较大差异。从基布兹理念与基布兹发展的关系史来看,早期的基布兹理念是先导性的,它为基布兹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与理论支持,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的危机期后,基布兹不得不进行经济改革,并且在改革的基础上被动地对传统理念进行了重塑。从其取得的效果来看,这种理念的重塑是失败的,今天基布兹的模式多元化已经成为既定事实。改革后的基布兹大致有三种模式,即集体主义基布兹(占总基布兹数量的 25%)、改革派基布兹(占总基布兹数量的 72%)和城市基布兹(占总基布兹数量的 3%)。大多数基布兹开始减少对其成员的“责任”,并制定相应的策略来“削弱平等”、鼓励与制造差异等。如今,已经很难发现有某种或者某几种统一理念存在于所有的基布兹实践中,反倒是“个性化”成了基布兹的总体特性,甚至有些城市基布兹表现为城市居民仅仅在某种生态生活理念下组成的松散的联合体。

其次,基布兹的社会主义理念没有转化成系统性的社会主义理论,一种缺乏系统理论支撑的实践很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竞争日益激烈与多样的以色列国中脱颖而出。社会主义系统理论的缺乏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以色列基布兹社会主义实现其最终目标的掣肘因素。21 世纪以来,有关基布兹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虽然屡屡提及本·勃洛霍夫(Ber Borokhov, 1881—1917 年)和马丁·布伯(Martin Buber, 1878—1965 年)等人关于基布兹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论,但一直未能引起基布兹管理者和成员的共鸣。究其原因,首先,刚走出危机的基布兹尚处于被动性的文化和理论辩护阶段,对一种先导性的文化与理论的研究与建构还未进入其视野。另外,纵观基布兹的百年历史,基布兹内部一直有重实践、轻理论的传统。恩格斯评论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如何进入现代社会时说道,德国是通过“哲学革命”,法国是通过“政治革命”,而英国是通过实践。<sup>①</sup>套用恩格斯的话可以说,以色列的基布兹是通过实践进入社会主义的,实践性是以色列基布兹社会主义最显著的特征。基布兹在筹建之初并没有相关的理论体

<sup>①</sup>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第一卷[Volume 1],(北京[Beijing]:人民出版社[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9),87。



系。第一个基布兹就是由几名年轻的犹太青年于 1910 年在加利利沿岸建立的;从那时起,273 个基布兹(其中一半是在以色列建国之前)逐渐遍布全国,并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以色列国的边界。<sup>①</sup> 这些犹太青年怀揣着犹太复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试图通过放弃私有财产、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家庭单位来实现平等、自由和社会正义,并且自愿尝试完全平等的社区生活模式,从而直接投入基布兹社会主义社区建设。正是这种凸显的“实践性”映射出基布兹系统理论的缺乏,基布兹建立之前的社会主义复国主义理想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系统化或者半系统化的理念阶段,而基布兹在其 10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从未产生过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系统性的社会主义理论。这种理论的缺乏是基布兹在面对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开始的基布兹大危机时表现得力不从心的原因之一,同时也使得基布兹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的理念重塑过程中捉襟见肘。

## 参考文献

### (一)中文参考文献

1. 林建:《资本主义中的“社会主义细胞”》,《科学社会主义》,2006 年第 5 期。
2. 傅有德主编:《犹太研究》第 15 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8 年。
3. 陈艳艳、薛丽:《以色列的基布兹社会主义实验》,《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 年 1 月 23 日。
4. 黄福武:《现实中的神话——以色列基布兹现象浅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 年第 3 期。
5. 王太文:《以色列基布兹:乡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的极致演绎》,《浙江农业科学》,2020 年第 7 期。
6. 丛日云、马涛:《对以色列基布兹模式的历史考察及思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 年第 2 期。
7. 刘铁柱、苑鹏:《以色列集体村社制度基布兹的“私有化”改革及其启示》,《农业现代化研究》,2021 年第 1 期。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

### (二)外文参考文献

1. Martin Buber, *Paths in Utopia*, trans. by R. F. C. Hull, Boston: Beacon Press, 1958.
2. Stephen Charles Mott, *The Kibbutz's Adjustment to Industrialization and*

<sup>①</sup> 资料来源于以色列基布兹工业协会:<http://www.kia.co.il/infoeng/kibbutz.htm>。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8辑

---

*Ideological Decline: Alternatives for Economic Organization*, *The Journal of Religious Ethics* 19.1 (1991).

3. Constance Smith and Anne Freedma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Perspective on the Litera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4. Shlomo Lavi, *Four Years*, Mibifnim 17, 1925.

5. Shmuel Dayan, *Degania at Its Half Jubilee*, Tel Aviv: Stiebel, 1935.

6. David Leichman and Idit Paz, eds. *Kibbutz: An Alternative Lifestyle*. Ramat Efal: Yad Tabenkin, 1997.

7. Shimon Shur, "The Evolution of the Idea of Equality in the Kibbutz Movement," *Hakibbutz* 9-10 (1983/4).

8. Stanley Diamond, *Kibbutz and Shtetl: The History of an Ide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9. Michael Harris, "The Kibbutz: Uncovering the Utopian Dimension," *Utopian Studies*, 10.1 (1999).

11. Nir Tsuk,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Kibbutz*,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2000.

12. Melford E. Spiro, "Utopia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Kibbutz and Its Historical Vicissitude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6 (2004).

13. Michal Palgi and Shulamit Reinharz, eds. *One Hundred Years of Kibbutz Life: A Century of Crises and Reinvention*,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14.

14. Menahem Rosner and Shlomo Getz, "Undergoing Change Recent Publications on the Israeli Kibbutz,"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21.6 (2006).